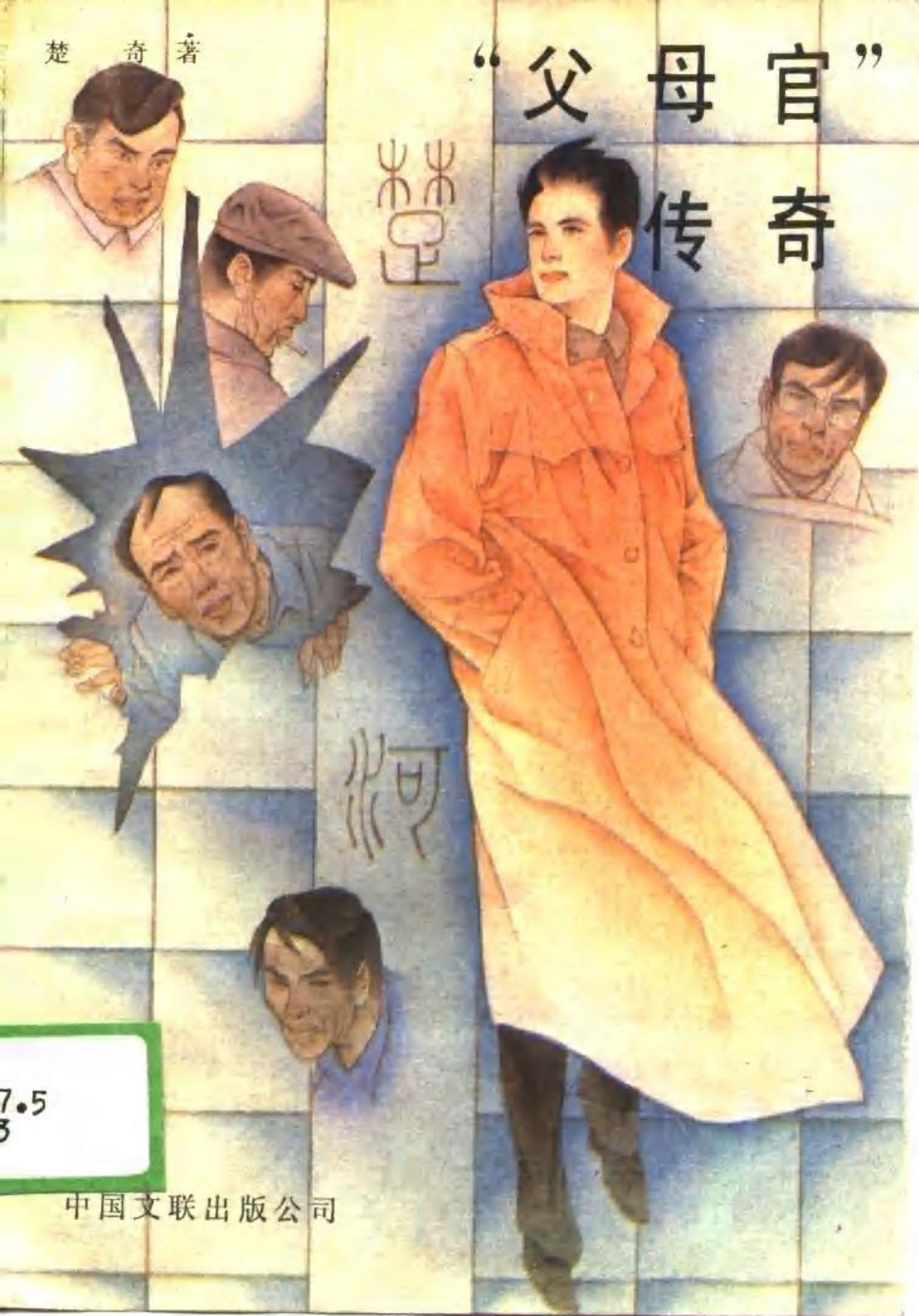


楚 奇 著

“父母官” 传奇



7.5
3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“父母官传奇”

楚 奇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路胡同77号)
黄冈县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375印张 2 插页 167千字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武汉第1次印刷
印数: 13380册

•

ISBN 7—5059—0367—5
I·235 定价: 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写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发生在某县领导干部之间，为争夺县长位置的尖锐斗争。其中有关心人民疾苦、置个人风险于不顾的好干部；也有名为共产党员，实际是封建头领式的人物。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，甚是激烈紧张。风波起伏，情节曲折，集中表现了当前改革进程中的复杂、艰巨。

(一)

新任县委书记李开来刚刚上任，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！

李开来到任那几天，县里正在开人代会。会议已开了五天，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县长。候选人名单地委早已批下来，田书云是县长的唯一候选人。田书云是县委副书记，人代会从筹备到开幕，全是他一手操办。他满以为会稳操胜券，一定当选。可万没料到今天上午的预选会，却爆出个大冷门。田书云的选票没有过半数，半路上杀出个“程咬金”，朱世运这三个字象一串连珠炮，从一张张选票上跳了出来。

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？下午两点，县委常委开会了。会议的主持人是田书云。显然，他是被预选会上出现的情况所触怒，脸色铁青，余怒未消：“开会吧，李书记刚刚到任，我请他主持会议，他很谦虚，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。”声音沙哑，有点发颤，又饱含着愤懑和不安：“那就请大家谈谈吧。本来这个会可以不开，但现在发生了异常情况，不开不行啦。好在常委们都参加了大会，情况是熟的……”

田书云话还没说尽，刘光兆霍地从椅上跳起来。他是县委组织部长。两个月前还是文办副主任。有个雅号叫“煤球主任”。传说每当田书云运回来煤灰，他就带领一家老小来助

战。从碾碎、搅拌到搓成煤球，都是他一手承包。深受田书云的赏识。当田书云得悉李开来要调来当一把手，大搞了一阵突击提干。于是，刘光兆连升几级，登上了组织部长的宝座。

“怎么说呢？田书记说发生了异常情况，我看比这更严重。刘光兆气紫了的脸完全失去了原形，连连在桌上猛击了三拳：“为什么突然间冒出个朱世运？朱世运是什么人？卫生局一个小小的环保股长。当然，他当过柳林区的区委书记，可在任期间干的并不漂亮。还有个党内处分吧？”

县委办公室主任钱保华是田书云的嫡亲郎舅。连忙帮腔：“党内警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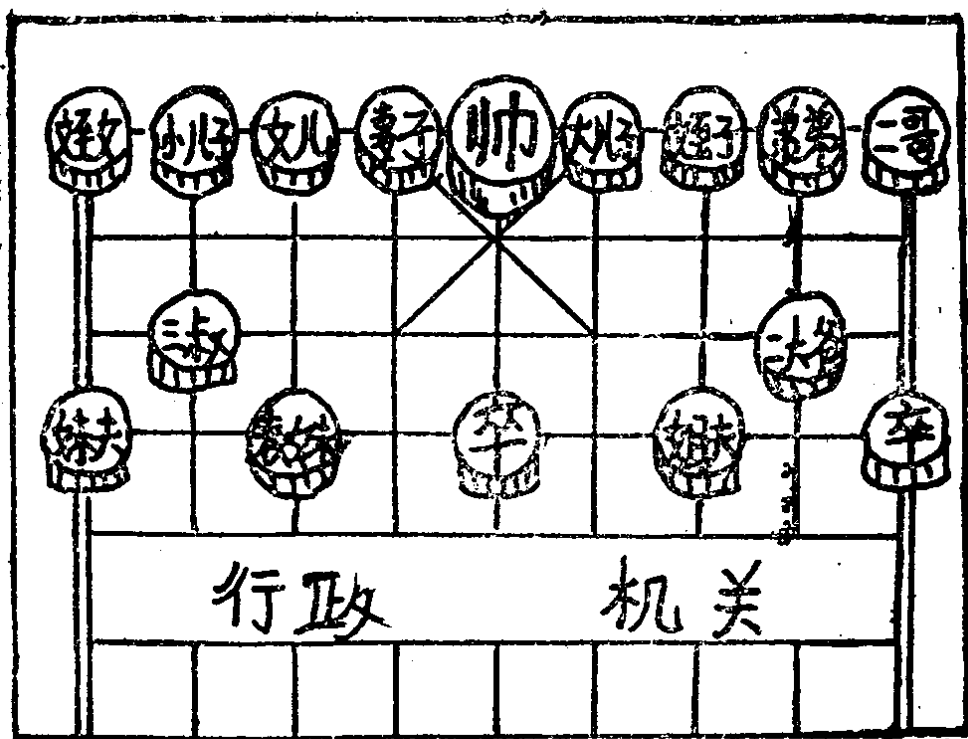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呀！象这样一个受过纪律处分的人，怎么一下子跳得这么高？实在耐人寻味呀。”刘光兆又是摇头，又是叹气。

朱世运受过纪律处分？李开来抬眼看了看坐在角落里的纪委书记孙有德。他正闷着头吸烟。烟雾几乎把他整个身形都吞噬了，他一声不吭，偶而抬起头看看，视线所及，也只是对面墙上那扇三尺见方的门窗，接着又埋下头去吸起烟来。

“问题很清楚。”县委宣传部长吴家祥发言了。他当了十五年的宣传部副部长，碌碌无闻，无人问津。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，他的姑娘为田书云立了一“功”，他才发了迹，从副部长一跃而为正部长。他火气更旺，瞪看两个铜铃大的眼睛，象条公牛在吼叫：“党风不正呀！我亲眼看到柳林区的区长王家林，到处煽风点火，为朱世运鸣冤叫屈，大唱颂歌。这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为朱世运拉选票？嗯？”

钱保华老成持重，从来都是田书云的幕后谋士。他并不象这两位部长那么剑拔弩张。他冷笑两声，象是自言自语，又象是给谁提醒儿：“此风不可长呀！这是一种非组织活动哩。候选人名单是上级党委批准的，这样明目张胆地搞非法串连，制造事端，把上级党摆到哪儿去了？人代会还怎么往下开？”

好利害！李开来不觉一阵愕然。此刻，象谁发了一道口令，十几双眼睛一下子都集中到李开来脸上。李开来知道这是田书云导演的一出“逼宫”戏。那一束束眼光似乎都在向他逼问：“你是什么意见？你怎么不表态？你是同意还是反对？”李开来眉头紧皱，尽管脸上的肌肉不断地痉挛着，但还是尽最大力量在控制着自己：要慎重；要慎重！他面对着的是这个县的“土皇帝”。他虽是二把手，但他在这个县经营了三十年，根子深，势力大。在地区他就听说过这个县有一条街，被人称作是“田书云大街”。这一条街是田书云代理县委书记时修建的。以个人名字命名一条街，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罕见的，就是在个人迷信最风行那些年代，也从来没有过。可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却居然出现了，确是咄咄怪事。路面又宽又直，路旁的建筑都是一色的五层大楼。全县的县直机关、几大公司和商店都设在这里。令人望而生畏的，是几乎每幢大楼里的头面人物，都是田书云的亲戚、朋友和亲信。在这条街上只有田书云可以发号施令，而任何人，尽管你是一把手，在这条街上也没有一点用武之地。就是前一个月，在地区报上曾经转载过一幅漫画，在全地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那幅漫画的题目，就叫作《新阵式》：



漫画一见报，立即引起各行各业的关注。首先提抗议的就是田书云。田书云亲自赶到地区找到地委副书记赵应龙，认为这是恶意地影射他，和他所主管的县委。恳请地委向地区报兴师问罪。赵副书记并不感到那么严重，他笑笑说：“你怎么敢肯定是影射你呢？身正不怕影子邪。不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嘛！”……

这场风波李开来经历过，他也知道地区报转载这幅讽刺漫画是有针对性的。当时，他曾为地区报敢于针贬时弊的这种革命胆略而拍手称快。地委书记李望东也很赞赏。记得有一次李望东谈到这幅漫画，还笑着跟李开来说：“老李呀，我看这幅画艺术性很高哩。你看过没有？”

李开来点点头：“看过。”

李望东问：“有何感想呀？”

李开来思索了一下：“我认为，象这种封建式的家长统治，在我们党内并没有绝迹。有些地方还严重的存在着。必须向这些领导人敲敲警钟，如象这样发展下去，他那儿就再也不是共产党领导，而是封建君主在领导了。”

李望东微笑着：“你说得很好。能不能写篇文章呀？”

李开来一怔：“写文章？”

李望东严肃地说：“做做舆论工作嘛。”

李开来想了想：“可以。”

李望东笑着说：“三天后交稿。交给我就行了。”

李开来万没料到，今天他自己竟真的作为一个棋子，也走进这盘棋里来了！……

也许田书云先前当过公安局长。他对每一个新调来的上司，头脑里都有一个“档案”。诸如这位上司是哪里人氏？有无背景？有何嗜好？犯过什么错误？工作作风有何特点？享受欲望强不强？两性关系是否严肃？……根据这些“档案”材料，或拉，或打，或压，最后把你逼上“绝路”，只有一走了之。前任县委书记就是这样卷起铺盖走路的。他很有事业心，也很正派。但在田书云的“档案”里，有喜出风头和中年丧偶的弱点。于是，田书云把“田书云大街”的所有

能量都挖了出来。你要蹲点抓生产，种子卡，肥料也卡！除虫药剂更是卡！当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，粮站说良种还没到，供销社说氮、钾肥短缺；除虫剂失效。而更令人作呕的，是田书云把吴家祥的姑娘吴茵（那时他还是宣传部副部长）安排在书记的点上。吴茵只有二十几岁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一有机会就把书记缠着不放，不是谈话，就是汇报。有天晚上，她忽然从书记的房里跑出来，又哭又叫，硬说被书记“污辱”了。一时，“田书云大街”的舆论机器全部开动，吴家祥更是假戏真作，大吵大闹，逼得这位书记有口难辩，只有灰溜溜地调回地区去了！……这些情况，都是地委书记李望东向李开来介绍的。他是个倔强的人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来县十多天，他曾到好几个区跑了几趟，还在柳林区歇过一夜。群众反映了很多问题，他都很谨慎，从不轻易表态。沉默，有时比起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更可怕得多，令人苦恼得多。

田书云就正是陷在这个苦恼之中。李开来的“档案”，在他头脑里是这样记载的：李开来，四十六岁。大学毕业。文化大革命前曾任过区委书记、县委副书记、县委书记等职。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。为人正直，工作作风从不拖泥带水，说干就干，一抓到底。不喜喝酒，，两性关系上也未发现任何污点。妻子张桂如，现任地区妇联副主任，夫妻间比较和睦，从没有过什么裂痕。思想倾向上的主要特点是热衷于改革，对推行农业上的生产责任制特别热情，是个干劲十足的“改革派”。后台是谁虽无明显迹相可查，但在地区常委会上提名他任县委书记的，是地委书记李望东。有没有弱点呢？有！逞强好斗，组织观念薄弱。一九六〇年他在另一个

县任区委书记时，曾背着县委打开区属的粮食仓库，发放五十万斤的“救命粮”，使得全区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四、五万人免于饿死。事后县委认为他违犯了党的纪律，给了他一个“党内警告”处分。党内警告？田书云对李开来这个弱点倒是可以利用的。必要时，他完全可以开动他的全部宣传机器，给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的脸上抹抹黑。但他也有疑虑。从那次“开仓放粮”事件以后，李开来的名气大振，老百姓送给他一个绰号叫李青天，传遍了全地区，到处是一片赞扬之声，被人们描绘成一个“为民作主”的包青天形象。上级领导也没有因为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而对他降职罢官，好象还很欣赏他这种“宁肯丢掉乌纱帽也要救活几万人”的自我牺牲精神，不然，为什么他第二年就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呢？一想到李开来的“为民作主”和“自我牺牲精神”，田书云就有点惴惴不安。他干咳两声，才慢吞吞地说道：“谁还发言？有意见就说。如今强调民主呀，这也算是一种时代潮流吧。有啥想法就都端出来！”

“我说！”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家菊从座位上站起来。

田书云笑笑说：“说吧。”

“我不是常委，我只是县委的一般办事人员。是田书记让我听听会，我本该只带个耳朵来就行了。可我现在……”

田书云又笑了：“没有人捂住你的嘴，有什么意见就直说，不要吞吞吐吐的。”

田书云对这个刚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充分信任的。他本是个在农村插队的高中生。是他，发现了他的才干；是他，把他从农村调到县委当公务员；又是他，推荐他上了省城的名牌大学。而今大学毕了业，又是他，把他安排在县委

办公室当副主任。

“我觉着今天会上的气氛很不正常。”刘家菊嗓音并不高，但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这句开场白所震动：“民选民选，就是让代表们按着自己的意愿选举，人民信得过就选你，信不过就不选你，这不是很符合情理的事儿吗？大多数代表选了朱世运，这也不奇怪。群众管他叫‘活菩萨’哩，在全县他是第一个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农村中搞了包产到户，让农民富裕起来。这是创举呀！他给人民办了好事带了好头，人民总是忘不了他的！……”

田书云万没想到他精心培养的刘家菊，今天竟把枪口对准他了。心就象炭火烙了一下，怒气一时堵住了他的喉咙。他斜眼看看李开来，李开来好象发现了什么奇迹，正瞪大眼睛注视着刘家菊。

“小刘呀，你是不是冷静点。”办公室主任钱保华插话了：“你热情正直是好的，但有些情况你 还是 不 很 了解呀。”

“朱世运有个党内处分，你知道吗？”组织部长刘光兆用力地拍拍桌上放着的一叠厚厚的“卷宗”。

“我在柳林插过队，听群众反映过。”刘家菊也不示弱：“党内处分只有两条根据。一条是朱世运带领八个大队书记去外省讨饭，给社会主义抹黑；一条是朱世运喝了酒侮辱过妇女。这两条，依我看一条也站不住，都要推倒重议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这大的口气？嗯？”宣传部长吴家祥最擅长的拿手好戏，就是帮人抬轿子。在县委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有个雅号叫“轿官”。抬轿子也要看准时机，在最佳时机

只要动动手指头，也会起到千斤重的作用。如今他知道该他出力的机会到了，他简直顾不上他这个当部长的身份，声嘶力竭地说：“在严肃的常委会上，你无异于是替朱世运翻案！告诉你！铁证如山！我建议常委会作个决定：明天就在代表会上，把朱世运这些丑事儿，彻底抖落抖落！”

“完全可以！”刘光兆又拍拍桌上的“卷宗”，好象要显示一下他这个组织部长发言的权威性。

刘光兆刚刚拍完“卷宗”，忽然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传来几声冷笑。笑声又短又脆，很富于音乐性。

人们不约而同地又把目光集中到那里去了。

吴家祥的姑娘吴茵正坐在那儿。她捂着嘴，还在发笑。

吴家祥象被蝎子螫了一下，拍案又起：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儿在开常委会！”

“常委会怎么了？我是来采访的。”

“采访？”吴家祥瞪大眼睛问。

“是采访。我在文化馆搞创作，算是个县级作家。我又是地区报社的通讯员。我要采访谁也不能干涉。我有采访自由！”

“这儿不是合作社商店，这是县委会。”吴家祥气得双手发颤：“你给我滚！滚！”

吴茵没有吭声，也瞪大了眼睛望着吴家祥。

纪委书记孙有德坐在李开来身后，他俯过身来在李开来耳边悄声说：“这就是宣传部长吴家祥的姑娘。大名叫吴茵，小名叫茵茵。她在这个县里可是个利害角色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横冲直闯，连田书云都不敢冲撞她。”

李开来双眉紧锁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她为田书云立了一‘功’，把那位前任县委书记赶走了。她还知道田书云的很多内幕。这就是她有恃无恐的原因。”

李开来没有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刘光兆站起来了。他走到吴茵面前，以一个长辈的身份，小声地说：“茵茵，听叔叔的话。这儿在开会，你还是走吧。”

“走就走！”吴茵说着站起来，又把笔记本合拢，往腋下一夹：“走是走，可我要把一句话儿留在这个会议上。朱世运，是我读高中时的老师。他是个好人，好老师，好领导。我很尊敬他！”

吴茵把话儿说完，就噔噔噔地走出了会议室。

一场闹剧结束，却引起了人们好一阵思索和方式不同的反映。当着常委会宣布开会刚刚几秒钟，她就走进会议室坐下来了。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但谁也没有去过问。因为她在全县是一位“特殊人物”。

吴茵高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了。在很多人眼里县级干部的子女下乡插队，纯属做做样子镀金。有的名字在下边，人却住在城里；有的即使下乡了，也只是在农村悠哉游哉几天，就可以回城分配工作。吴茵的确运气不佳。田书云有个儿子叫田兴家，看吴茵长相漂亮，举止潇洒风流，很想和吴茵谈朋友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吴茵盥洗已毕，总要跑出来兜兜风。连衣裙是肉色的，袒胸露背。脸上描了眉搽了香脂。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那种带有檀香味道的香水味儿。走起路来，那胸前隐隐可见的两座乳峰，象两个小兔儿直跳。只跳得田兴家象

个贪荤的猫儿，神魂颠倒，坐卧不宁。有天傍晚，田兴家邀吴茵到河边赏月。吴茵没有拒绝，应邀前往。田兴家认为时机成熟，抱住吴茵又亲又“啃”。吴茵也没有拒绝，使得田家兴更加放肆起来，竟要干起那种勾当。吴茵挣脱跑了。跑出两丈远，才把杏圆的眼睛一瞪：“亲嘴可以，结婚不行，我压根儿不爱你！”

从那以后，吴茵的噩运开始了。绝大多数的知青都相继回城了。她几次去找她的老头儿吴家祥。吴家祥是宣传部副部长，凭他在县里的关系和影响，也还有力量能够把她姑娘调回县里安排工作。怎奈田书云的“掌玺夫人”钱玉洁已传出话来：“不跟我儿子结婚，今生就休想回城！”

只是田书云夫人一句话，就划地为牢了。

吴家祥的神通再大，也只能徒唤奈何。

山回路转。

时代风云变换，顷刻间被人称为战略决策的知青插队锻炼，成为人们茶余酒后的笑话一椿。

吴茵终于回到了县城。但还是个“待业青年”。

吴茵到底还是吴茵。她并没有屈就于这个待业青年地位。她有很强的自我爆发力。她审视时势，观察心态。时势可以造就英雄，也可以使许多投机者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她并不想去投机，但她却感到她的抱负和才干，象一块压缩饼干，被压得窒息，抬不起头来，于是，她开始她的“投机生涯”了。她买来一大卷八开大小的白报纸，写了几十张“启事”，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，张贴出去了。

那启事名为“寻稿启事”。内容如下：

“本人不慎将三部长篇小说手稿遗失。三部长篇小说题

为：

《在梦里重逢》当代小说，共三十万字。

《三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》风流传奇小说，共五十万字。

《皇帝的女儿》历史小说共二十五万字。

本三部小说手稿，是我用了三年时间写成。心血凝就，汗水铸成。请拾者念我写作艰辛，将手稿奉还给我。滴水之恩我当泉涌相报。”

《寻稿启事》一经在全县城大街小巷露布，立即引起全县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。首先是文化馆馆长登门访贤；接着又是文化局长亲自去找吴家祥核实。吴家祥先是一惊，接着又是莞尔一笑：“我确是不知道我这姑娘还有这高的才华。如果我知道，早就推荐给文化馆搞创作了。”文化馆长连连称赞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文化局长也是顺水推舟：“这是个人材呀。一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能够写出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来，难得，难得的人材。我们安排，优先安排，一定安排！”……

吴茵终于如愿以偿，当上了文化馆里的“专业作家”。当然，使她身价百倍的，仅仅是这些还不够。还是在那场驱赶前任县委书记的“舆论战”中，她起到了任何人不能代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！……

连续两个人的“背叛”，使得田书云暴怒起来。他脸色更加铁青，眼睛由于充了血象两个火团。他刚想发作，猛然觉得这和他的身份很不相称。要是往常，他完全可以运用他所独有的铁腕似的权力，只要轻轻地拍拍桌子，就可以拍板定案。可以把吴茵赶出会议室；可以把刘家菊制服；可以把

朱世运永远，永远地推出政治舞台。铁腕政治的家长统治在这个县整整持续了十年，可今天运转不灵了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身旁坐着一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开来。李开来的态度虽还没有明朗化，但种种迹相表明地委书记李望东把李开来调来当一把手，就是挖他的屋脚，是来给他唱葬歌的。

唱葬歌？田书云从鼻腔里哼了一声。他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。但此刻，他要把一切愤懑和怒气都压进心底。就如同要把一百公升的气体，要压进一个只有几公升容积的瓶里一样。他脸色更加铁青，脸上的肌肉也痉挛得更利害。

吴家祥忙走过来，问：“田书记，你哪儿不舒服？嗯？”

田书云摇摇头，右手抚摸着青筋在颤动着的额角。

田书云的夫人钱玉洁是县妇联主任，就在隔壁办公。不知是谁向她报了信息，她气喘嘘嘘地跑了进来。一进门就喊着。

“老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发病了？”

田书云眼睛闭着，摇摇头。

钱玉洁又急问：“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对了，老钱，你快去把医生请来。”

钱保华连连应声：“我去，我去！”

钱保华刚想转身走，田书云轻轻地敲了敲桌子：“回来。不要请医生来。就那么一阵儿，有点头晕。过去了。”

看着田书云又睁开眼来，人们才放下心来。

钱玉洁看了看会场上的每一个人，一种既委屈又愤懑的感情，忽然涌上心头。她以既有恳求关照的味道，也有点责

备的口气说：“同志们哪，老田身体不好，高血压加上冠心病。他万万不能生气呀！”

田书云好象终于找到了发脾气的对象了。他狠狠地瞪了钱玉洁一眼，把桌子一拍：“这儿在开常委会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嗯？”

“我……”钱玉洁还想解释。

“我什么？”田书云眼睛里在冒火：“你赶紧给我离开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。常委会上谈论的事儿不许你插嘴。您凭什么在这儿指手划脚，训斥人？嗯？”

钱玉洁在拭眼泪了：“老田，我没有训斥谁呀。”

田书云根本不容钱玉洁解释，手一挥：“你给我走！”

“我……”钱玉洁一声没吭，哭着走了出去。

田书云又恢复常态了。他坐下来，先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同志们，继续开会吧！”

没有人说话。

会场上气氛很紧张。田书云斜眼看看李开来。一如往常，还是那么一副令人捉摸不透的神色。他又干咳两声说道：“李书记刚刚来县，情况还不是很熟，我把情况说一下。县长的候选人，是县常委会决定的，上报地委，地委也点了头。这次预选会上出现的情况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工作没干好嘛，我几次给地委汇报，要求取消我这个候选人资格，可地委几次都没有同意。这样吧，常委们都下去做做工作。问题是有，但不能估计得过于严重。什么‘非法串连’‘非法组织活动’这样的词最好不要在群众中扩散。会议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明天最好能够开始正式选举。至于我的候选人问题，我马上给地委通电话，再一次要求地委把我这个候